

諸位同學，請看「光明覺品」，光照十方百萬世界，偈頌第二首看起：

【無染無所著，無想無依止，體性不可量，見者咸稱歎。】

這個經文每一句有一個意思，都值得我們學習，尤其在現前。我們看第一句，染著是我們現前學佛不得其門而入的第一個因素，無論是在順境逆境或是善緣惡緣，幾乎我們沒有能力說不染著，決定染著。染是起心動念，著是深深的執著，這是無量無邊情欲、煩惱從這個地方生起。佛經對這個事情說得詳細、說得深入，「因」是無量劫來阿賴耶識裡面累積的習氣種子；環境，無論是物質環境、是人事環境，給我們做了增上緣。

今天我們所處的世間環境逆緣多，善緣幾乎見不到，逆境惡緣把我們阿賴耶識裡面不善的種子全都誘導出來。這外面誘惑我們，我們不是沒有善因，奈何現前沒有善緣來誘導，誘導我們的外緣都是不善的。這一樁事我相信每一個人，學佛的同學，乃至於不是學佛的同學，也都能夠體會得到，都能夠看得到。我們現在睜開眼睛看這個世界，豎起耳朵聽聽外面的音聲。江逸子老師畫地獄變相圖，他告訴我：地獄變相圖很好畫。我說：這個話怎麼說？他說：我們現在這個世間，六根接觸的六塵境界全都是，那怎麼不好畫！有道理。極樂世界難畫，沒看到、沒聽到，總不能憑空想像來畫，這個話說得有道理。畫極樂世界，只有多聽經、多讀經。現前我們接觸不到極樂世界，不但不能接觸，連極樂世界的邊緣都沾不上。

染著，是現代社會，有些人告訴我已經變成現代文化，這個話說得有道理。變成現代文化，現代人他接觸是理所當然，認為這是

正常的。我們中國人講情理法，理沒有了，情沒有了，樣樣都講法，好不好？諸位要細心去想想，不是好事情。人間、人生確確實實繫在一個情義，有情有義。過去在歷史上，此界他方，此地或者其他國家地區，仁義之人他的一生表現，那些事跡叫可歌可泣。這個世界上著名的文學作品都是描繪這些事實，人世間的真善美慧表現在這裡。如果說情義都沒有了，只有法，這個世間還有什麼味道？法真的是枯燥無味，機械式的，處處都是框框架架，怎麼樣叫人把情壓抑住，要適合它的框架。你說人在這個世間活得多辛苦，活得多可憐！難怪佛經世尊常常感嘆著這六道眾生為可憐憫者。我們沒有覺得眾生可憐、眾生可憫，可是細細去思量，真的，人情沒有了，義沒有了，理沒有了，處處用這些法律，人活在法律裡面，那真的是可憐可憫。

中國人並不是很重視法，古代有講究法的，但是不被社會所重視。我們中國諸子百家裡頭有法家，而中國人所採取的、尊重的儒家，儒家講禮，禮比法好，因為禮裡頭有人情，禮裡面有道義，禮也是法，不過它通人情、通道義，所以中國人喜歡。古聖先王治國平天下，他用禮，禮就是法，他說禮，他不說法。所以有人犯法，違犯國家的法令規章，審判的時候，這裡頭有情有義有理，合乎情義理性的，法律也網開一面，它不是死的，它是活的。

修行，我們的目的是提升自己的靈性，修淨宗的無不是希求西方極樂世界。淨宗同學最重要的是肯定確實有西方極樂世界，確實有阿彌陀佛在遍法界虛空界接引往生的眾生，這要肯定、要信。蕩益大師跟我們講《彌陀經要解》，《要解》註得好，文字不多，印光大師對這個註解的讚歎說：即使古佛再來，為《彌陀經》做一個註解，也不能超過其上。讚歎到極處了。早年，演培法師問過我，他說：淨空法師，你對於印光大師這個說法，你覺得怎樣？是不是

太過分一點？演公是修彌勒淨土的，他不是修彌陀淨土，所以他說出這個話。他知道我是修彌陀淨土的。我向他老人家說：我同意印祖的看法，印祖所說的絕不過分，他講的真是恰到好處。

我們知道印光大師是西方大勢至菩薩再來的，這個註解得到大勢至菩薩如此的讚歎，蕩益大師是什麼人，我們也就可想而知；他要不是阿彌陀佛再來，準是觀世音菩薩再來，只是他一生沒有暴露他的身分。這是我們知道的，諸佛菩薩示現在世間，不暴露身分的多，暴露身分是極少數，而且有特別的因緣，沒有特別因緣，通常絕對不會暴露身分。像夏蓮居老居士也是沒有露身分，那不是普通人，那是諸佛如來法身菩薩應化到世間，應以什麼身得度就現什麼身。

蕩益大師在《要解》裡面，把信、願、行這三個條件貫穿全經，古大德沒這個說法。《彌陀經》不長，但是它有三分，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。序分具足信願行，正宗分也具足信願行，流通分文字不多，還是具足信願行，信願行三資糧貫穿全經。頭一個「信」，他講了六條，第一個要信自己，這是信心的根本；我們學佛不能成就，信心不能建立，不知道這個道理。為什麼頭一個要信自己？《華嚴經》所說，虛空法界剎土眾生從哪裡來？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。心是真心，沒有妄想分別執著，識是自己的真心上面起了妄想分別執著；換句話說，真心帶著妄想分別執著就叫做識。所以真妄不二，真心能現，妄心能變。我們看到這個世間一切人事物，包括無盡的自然現象，變幻無窮，這個變是識變的，現是真心。就像我們今天面對著電視這個螢幕一樣，能現相，真心；你看到裡面的相千變萬化，那是識變。

性跟識，說實在話，不能說一，也不能說二，你說兩個是一樣的，有毛病，你說兩個不一樣，也有毛病。所以佛跟我們講「離四

句絕百非」，你就明瞭了。你明瞭你也說不出來，所說的都是方便說，說這一面漏掉那一面，說那一面漏掉這一面，你沒有辦法同時把方方面面都說到，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們從言說裡頭要細心去體會，那就對了。所以自己才是根本，要信自。如果沒有自信心，佛菩薩幫不上忙，什麼人都幫不上。所以第一個要建立自信心，要信自己，信自己的心現，信自己的識變。

第二這才信他，他是釋迦牟尼佛，他是阿彌陀佛，不是指別人。相信他是個明心見性之人，是個圓滿覺悟之人。而我們自己呢？是在迷惑顛倒，迷而不覺，邪而不正，染而不淨。我們信他，我們才會接受他的幫助，隨順佛菩薩的教誨，我們得利益了。佛菩薩為我們示現的，佛菩薩教導我們的，有理有事，我們跟佛菩薩學習，學什麼？就學這個。末後，教我們信因信果，因果是自然的定律、是自然的現象，佛菩薩也沒有辦法離開因果。《華嚴》，諸位看看清涼大師的判教，五周因果，《法華經》一乘因果，佛法離不開因果，世間法也離不開因果。

佛家常講「萬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」。所以我們要問，因果在不在萬法之中？當然在。既然萬法皆空，因果何以不空，哪有這種道理？我們細心觀察一棵樹，這棵樹長成，種子是因。像這桃樹，桃核是因，我們把它種在地上，它長成樹，長成樹桃核沒有了。桃核是因，長成樹是果，因變成果，因沒有了。果將來它又結桃，桃裡頭又有桃核，果又變成因，變成因它脫離了，果就沒有了。所以因果也是空的。既然是空，何以說它不空？說它不空，另外有道理，這個道理就是因果轉變不空。你看因會轉變果，果又轉變因，它轉變不空，相續不空，因果相續，循環不空，所以它有這三個。我們講因果不空是講它的轉變、相續、循環，是講這個。這三種東西不空，所以世界相續，業果相續，眾生相續。這就說明為什麼會有世

界，為什麼會有眾生，為什麼會有業果。我們把這些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你的信心才真正建立，才知道我們在六道裡頭為什麼會受苦。

像昨天晚上學生們來問的：這世間人為什麼會有貧富？我們中國人講得更詳細，富貴貧賤，古往今來無論是哪個國家地區普遍都存在這個現象。這個現象是自然的現象，不僅僅存在人間，你仔細觀察畜生，畜生道有，為什麼大象身體那麼大，為什麼螞蟻那麼小，這不平等！為什麼有些畜生，確確實實我們去看牛、羊，生在澳洲，這個畜生有福，沒有人去傷害牠，牠的生活很自然；絕對沒有人為去約束牠、去管牠，沒有，都是放在野外的。這些動物生在台灣，我們在台灣住了多年，就很可憐，生活空間很小，處處都是有人管理著，牠不自由。這邊的人愛護動物，跟動物是朋友，沒有傷害牠的念頭。可是在有些地方，牠就沒有這麼幸運，沒有這麼好運，為什麼？人要吃牠，要殺牠。

早年，我在美國，我住在加州，加州的池塘很多、小湖很多，有野鴨子、有鴻雁，水鳥很多，牠們生活得自由自在，人看到了，拿東西餵牠。可是有些東方人，剛剛到那邊去，看到那個鴨子那麼肥，沒有人的時候他們就抓了；抓了幾次之後，鴨子牠也很聰明，牠就不到這個池塘來，別的地方去了。這是我們看到不平，都不平等，這裡頭有因有緣。你要把這裡面的理事因緣參透，你恍然大悟，眾生看到的是果，你沒有看到這一切眾生他過去造的因。

所以學生們問，提出一個問題：為什麼宗教勸人為善，常常拿因果報應來嚇唬人？因果報應不是嚇唬人，你要認為這個說法，那就錯了。聖賢人絕對不嚇唬人，聖賢人只把宇宙之間一切事、一切理，剛才講了，一切因、一切果給你說明白，讓你了解有這麼些事實真相。這真相怎麼來的？怎麼演變的？它的果，業果是相續的，

這不是嚇唬人，事實。佛經上講「人死為羊，羊死為人」，你吃牠半斤，你來世要還牠八兩；因果相續，因果循環，一絲毫差錯都沒有。如果我不願意還這種債，只有一個方法，我不欠債，我就不要還，我要欠債的話，哪能不還？所謂是欠錢的還錢，欠命的還命。我真正了解明白通達了，我從今之後不再欠人命，不再欠人錢，我的日子就好過，我不要還命債，也不要還錢債，你說這個多自在！明白這些道理。

出家，這也是一個行業，你從事哪一個行業，你要盡到你的責任。這個行業是社會教育，釋迦牟尼佛給我們做出最好的示範，好老師，每天跟大家上課八個小時，一年到頭沒有放假。三十歲開始幹這個工作，八十歲圓寂，講經說法四十九年，三百餘會。我們看他對於他的職業，敬業的精神，工作的積極，我們明白了；你幹哪一行，你要認真努力把這個行業的工作做好，這個工作對社會產生貢獻。那麼接受四眾的供養，你才能消化得了，為什麼？社會是互助的，永遠是互助的、是合作的。我們一個人生活在這一天，你要穿衣服，你要吃飯，衣服是你自己做的嗎？布是你自己織的嗎？原料，我們穿的是布衣、棉衣，那個棉是你自己種的嗎？不是的，有種棉花的人，有收成的人，有織布的人，有販賣的人，有做衣服的人，我們才穿上這件衣服，你要想想看多少人在為你服務。

整個社會是個互助合作的，哪一個行業都不能缺少，缺少，你的生活就帶來不方便。我們每天要吃飯，飯從哪裡來？菜從哪裡來？你去想一想，從農夫耕種到這碗飯擺在面前，多少人在工作，我們才得到這餐飯，才穿這一件衣。住這個房子，那個服務的人就更多，鋼筋，鋼筋是從礦裡頭提煉出來的。誰去挖礦？誰去提煉？誰去製造？一般人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只圖方便，他有沒有想到這麼多人替我服務，我用什麼回饋大家？你要沒有回饋，回饋的工作做得

不圓滿，偷工減料，將來都有果報，有得還的，不只是欠錢欠命。

所以每個人都有一個行業，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工作，都是為整個社會，為一切人民來服務。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。人人為我都盡分，我為人人沒有盡到分，沒有認真，沒有努力，我就欠人人的債務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在他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上，他全心全力貢獻出來，做到盡善盡美，他不欠債。他對於社會上每個行業、每個人，他都對得起。一生給我們做最好的榜樣，我們看懂、看明白了，恍然大悟，要向他學習，我今天必須要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。

現在出家做這個行業，供養很豐富，供養得多。想想釋迦牟尼佛，佛當年在世接受四眾同學的供養，只有四樁事情。飲食，每天去托鉢，還不是一家給的，好幾家，每一個人給一點，這才有一鉢飯。你看《戒經》裡面講，托鉢托七家，七家，不能到第八家。七家給的飯很少，吃不飽也就算了；你再超過七家，你貪心起來了。如果托鉢兩三家看看夠吃了，能吃飽就不到第四家，不生貪心，不講究飯菜的好壞，不講究這些，沒有分別心。這教你什麼？教你轉境界。把所有一切境界到我面前都轉成平等，就是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與性德相應，與大自然的法則相應。大自然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我要起了分別執著，我就錯，違背自然法則。大自然沒有染污，沒有執著，『無染無所著』。

『無想無依止』。「想」是起心動念，粗的就是分別執著，因為他前面已講了染著，這個想就是起心動念，無依止就是無我所；無想是無我，無依止是無我所。我跟我所放下，這樣才能夠與性體、性相、性德相應。相應就是現在人所講的一句話，回歸自然，現在人說這個話是很接近，但是現代人對於這句話的解釋認知，跟佛菩薩那有很大很大的差距。不是到深山曠野建一個小房子，到那邊去隱居叫回歸自然，不是這個意思。那怎麼樣？他還是著相，他不

被世間都市裡頭繁華染著，他被外面那個清淨悠閒的境界染著，還是染著。真正「無想無依止」，什麼境界都一樣，《華嚴》所說的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。在繁華不染著，在清淨也不染著，繁華跟清淨是一不是二，那叫真正解脫。

得到解脫的人，他住在這個世間，沒事！沒事就不住世間，還住世間是什麼事？幫助眾生離苦離難。眾生的苦難從哪裡來的？從迷邪染來。那麼覺悟的人用什麼幫助他？為他示現覺正淨，為他說明覺正淨。示現覺正淨是做給他看，讓他看了之後，他覺悟了，這是根性利的人。中下根性的人，他看不懂，必須要跟他講解、跟他說明，中下要用言教。上根利智的不用言教，示相他就懂得，一個表示，他就明白，根利的人。那示現的是什麼？就是這兩句話所說的，無染、無著、無想、無依止，示現的就這幾樁事情。理事都包括在其中，無論在什麼境界裡頭不染不著。

順境、善緣，境都是講物質環境，緣是講人事環境。順境，我們今天居住在圖文巴這個環境，順境；善緣，我們住在這裡是善緣。從政府到居民，我們相處得都很好，我們對面是基督教，我們有往來，我們也是很好的朋友，我們互相幫助。我這裡有活動，在這個地方來參加我們的活動，很多從布里斯本來的，從黃金海岸來的，自己都開車來。到我們這裡開車需要很大的停車場，我們這裡停車場不夠，我們自己的停車場頂多大概只能容納五十輛車，這就滿了。對面的老牧師告訴我們：你們有活動，沒有地方停車，盡量到我的操場來。我們對面就是他的操場，他辦了一個學校。我們合作，這就說什麼？我們的人事環境好，物質環境也非常殊勝。住在這樣環境裡面，人不想離開；不想離開，對這個環境就貪戀，就起貪心，就染著。

所以在這個世間，無論哪個國家地區有需要我們的處所，我們



還是去。這個需要有短時間的、有長時間的，我們斟酌情形，確確實實我能幫助那個地區的眾生，做一點好事情，於他們有利益，我們很樂意去。並不是貪戀這個地方，不能放下，那就錯了；不能放下，將來你怎麼能到極樂世界去？看得破，放得下。「無想無依止」，就是放下，就是看破。現在我們時間到了。

諸位同學，我們接著還是看第二首：

【無染無所著，無想無依止，體性不可量，見者咸稱歎。】

清涼大師在註解裡面說，「無憂喜之雜染，安住捨故，故無所著」。第六句是「惡想都絕，不依止名聞利養故。七八二句，體雖叵量，具相好故稱歎」，具足相好。清涼註得很好，但是這個境界不是凡夫境界，當然《華嚴》都是對法身菩薩說的，法身菩薩統統都做到了。我們今天看這些佛菩薩，要有嚮往之心，所謂是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。要有認真效法學習之心，那就對了。

「憂喜」這是略說，具足的說就是五種受，苦、樂、憂、喜、捨，這是欲界眾生他統統有的這五種受。佛說這五種受都不正常，心有憂喜，身有苦樂，捨受是什麼？捨受是心沒有憂喜，身也沒有苦樂，這個時候當然很好。為什麼叫做捨受？他的時間不長，你不能夠永遠保住。如果永遠保住捨受，那就叫禪定，就叫三昧。所以三昧就是這個境界，你能夠保持，你能夠不失掉。順境善緣裡面，心沒有喜、身沒有樂，不分別不執著；逆境惡緣裡面，心沒有憂、身沒有苦受，這個境界好！這個境界，聖人境界，聖人能把順逆善惡他統統轉，他能轉境界。我們一般講他能夠化解，我們化解不了，要學這個本事。

他怎麼化解？實在講，這個化解的道理我們也懂，《金剛經》上就很清楚，順境逆境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；善緣惡緣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。可是我們在境界裡頭常常把這兩句話

忘掉。這兩句念得很熟，講經的時候會講，談話的時候也會用、也常常說，可是境界現前，忘掉了，還是墮落在苦樂憂喜捨裡頭，還是放不下。我們不要說跟佛，佛太高，咱們跟法身菩薩比，甚至於跟我們現在讀的這段經文，十信菩薩比，我們不如他們。為什麼？他們能放下，我們放不下，他們能用得上，我們用不上。古大德常講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，我們念起，不覺，他們念起，他就覺。念頭才起來，馬上就覺悟，立刻就轉；我們念起來的時候，不覺，不覺隨著妄念發展，收不回來。這是我們不如他們的地方，我們應當向他們學習的地方，要能轉，要轉得快，要覺得快。

第六句裡面說，「惡想都絕，不依止名聞利養故」。清涼說得很清楚，就在事相上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幫我們指出來。我在前面講的是「無依止」，是離我所，我所有的，不要把我所有的放在心上。我尚且不可得，哪裡來的我所有。名聞利養是我所有的，五欲六塵是我所有的，世間人如是分別執著，覺悟的人曉得「萬法皆空」。《般若經》上講的「一切法無所有，畢竟空，不可得」，常常想常常念，常作如是觀，不知不覺就會放下。這是什麼原因？大乘法薰習時間久了，就好像古人這衣服香氣是用香料薰的，薰個十幾、二十個小時，衣服穿在身上就有香氣。我們今天佛法薰習的時間不夠，抵不過煩惱習氣，煩惱習氣薰習的時間太長，那就是對於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堅固的執著，起心動念它就冒出來，這是它的力量大。為什麼力量大？薰習的時間長，就這麼個道理。

所以我們天天讀經、天天學習、天天在研究討論，一天都不捨棄、都不空過。在現在這個社會，古時候人十年、八年它就產生力量；現在跟諸位說，我的經驗是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二、三十年才有這個力量，自自然然沒有一點勉強。為什麼？薰習的時間夠，就是我這衣服穿起來，大家都能聞到香氣，薰習的時間夠。「一門深入

，長時薰修」，這是古人教導我們的，你不通過實習，你對這兩句話，你所認知的就不夠深刻；通過學習之後，才知道這兩句話真實義趣。真的明白，你才會看重，你才會認真努力的學習。尤其古人講得有道理，一門深入，你開始學，學一門，不要想到第二門，想到第二門，你就分心，你就不專！

真正從哪裡學起？從《弟子規》學起，天天念，念茲在茲。《弟子規》不長，我們現在要學習的話，一天至少念兩遍，早晨念一遍，晚上念一遍。要念多久？不要限時間，真正做到，你就不要念。你裡頭還沒有做到，非念不可。這是我主修的功課，其他的選一兩門助修，行！主修功課天天要念，一天決定不能少過兩遍，我相信有個三年到五年的薰習，你才能做到。就是一切時一切處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，你會想到，我應該怎麼做法。也就是說在日常生活當中，你提得起那個覺，不怕念起，就怕覺遲，你才能覺。你沒有這樣長的薰習，不覺！不覺，你的毛病習氣就又現行，你這一生什麼成就都沒有，不能不重視。

輔助你的課程，選修的是什麼？我覺得《了凡四訓》是最恰當的，《了凡四訓》每天念一遍。它也不長，從頭到尾念一遍，它只有四篇，本文只有四篇文章，念一遍頂多半個小時；念上三年，起心動念你就會想到因果。這兩樣東西保證你不墮三途。你用這兩個基礎，真正都做到，念佛求生淨土，凡聖同居土是靠得住。你不是學佛，你是世間的善人，我們中國人常講的君子，這兩樣東西把你薰習成善人、君子，何樂而不為之？

善人在這世間，一般人講吃虧，我告訴你，保證不吃虧。今天一般人講，怕照這個做，照這個做我在這個社會上沒有法子立足，我將來這日子怎麼過？這諺語說：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。這是有一年我在香港，亞視來訪問，做電視訪問，何守信先生來問的，他是

一個很著名的電視導播好像是的，提出這個問題來問我。我說：這一句話誤導了許許多多眾生，它是錯誤的。他說：怎麼錯？我說：釋迦牟尼佛他不為己，天也沒有誅他，地也沒有滅他；孔子、孟子一生都沒有為自己，不但行為上沒有，念頭上他都沒有，天也沒有誅他，地也沒有滅他；在佛門裡面歷代這些祖師大德都沒有為自己，起心動念都是幫助一切苦難眾生，你看看天沒有誅他，地沒有滅他。這就證明你只要不為自己，念念為眾生，你去試驗看看，看天會不會誅你？地會不會滅你？不但不會誅滅，還保佑你。我一生不為自己，天也沒有誅我，地也沒有滅我。誤導，真的誤導很多眾生，不應該再有這個念頭，不應該再去說這個話。

古今中外一切聖賢都教導我們捨己為人，從來沒有說是教導我們損人利己，沒有！我們要想想，捨己為人好還是損人利己好？己，不外乎這個身，肉身，這肉身在這世間能活幾年？為這個肉身造種種罪業，不值得。世間人造罪業，為這三寸之舌就造下許許多多的罪業，貪圖美味。真的三寸舌，到喉嚨底下就不知道，再不辨這酸甜苦辣鹹，沒有這個辨別，辨別這個只有舌頭三寸。你說為這個造多少罪業，不值得！

在這一方面，我覺得外國人比我們中國人就強，外國人吃東西簡單，請客也不過兩個菜、三個菜，在我們中國人，「這怎麼能拿得出手」。外國人最多的菜，國宴，我參加過，也不會超過四個，四道菜很豐富了。哪有中國人十幾道菜，沒有十幾道菜拿不出去。講求色香味，外國人不講求，多半都是很清淡，為什麼？讓你自己調。你看你自己面前有胡椒、有鹽，考究一點的是有醬油、有醋；這通常在外國，他只有胡椒、鹽、糖三樣，你自己調。中國館子裡面加了有醬油、有醋，甚至於有麻油，這個調味就很豐富；外國通常只有胡椒、鹽、糖，他有這三種。實在講，少造很多業！所以他

們的廚房乾淨，沒有油膩。

他們的烹調也很簡單，只有燒烤、水煮，沒有中國的花樣那麼多。主食多半都燒烤，我們中國人不習慣，中國人吃那東西，吃幾天火氣都上來；青菜水煮的，沒有油、沒有鹽、沒有味道，那是你自己一定要調味，你要加鹽、加胡椒調味。這飲食簡單。為三寸舌造這麼多的業，不值得！中國人什麼都吃，特別在廣東南方，奇奇怪怪的動物都吃。外國，真正我們講的開化文明，他們吃的東西，平常我們所看到的牛肉、雞肉，這兩種是他們的主食，在其他的吃得更多的是魚，也只有三種；中國吃的肉食那就太多太多。這是舉一個例子，單單是為這個舌頭造這麼多業。

如果你要想到這個身，身不是自己，自己的靈性是永恆的，身是自己的一個附屬品，也是所有，我所有，不能稱這是我，我的身，行！就像衣服，我的衣服，這講得通；要說我，錯了，在身上找不到我。決定不能為這個造罪業。遠離五欲六塵，不是說不要它，隨緣就好！佛菩薩隨緣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，決定沒有分別，決定沒有執著，這樣就對。

『體性不可量』。體就是性，性就是體，為什麼說兩個？說兩個有兩個的講法，體是性體，這個意思，性是能現，體是物體，是所現；能現的是性，所現的是物質，我們佛法講色，所有一切物質之體。物質從哪來（包括虛空）？心現的。心就是性，能現的心性不可量，不可量是不落在數量，它不是數量，不能用數量來說，這是不可量的意思。為什麼？它沒有大小，你要說大，無窮大，沒有邊際。中國人常講的「大而無外，小而無內」，這兩句話說得好，大沒有邊，小沒有內。沒有邊好懂，沒有內不好懂。我們讀了《華嚴經》才知道什麼叫沒有內，以前讀這一句是含含糊糊的。這個經上告訴我們，小是微塵，大是宇宙。宇宙是心現的，微塵也是心現

的，所以它的體都是性。因此，整個宇宙不大，一粒微塵不小，微塵跟宇宙相等，這就難懂。怎麼叫其深無底？微塵裡頭有世界，微塵裡頭有宇宙，那個宇宙跟外面宇宙一樣大，微塵並沒有放大，宇宙也沒有縮小，什麼原因？法爾如是。

這一樁事現代科學家發現了，那用科學家的說法能解釋，但是科學家還沒有佛法講得這麼透徹。科學家現在說我們這個宇宙是爆炸的，這個現象是個爆炸的現象，宇宙現在還繼續不斷的在膨脹，膨脹當然就是爆炸的現象。那爆炸當然有個東西，什麼東西爆炸出來的？科學家稱這個東西叫原點，原應該是原始，宇宙原始只有一點。這一點很小，小到真的像我們佛經講的微塵，這是我們無法想像的。科學家告訴我們，他們是從數學裡頭推算出來的。這個原點多大？鍾茂森博士有一篇講演，這是根據美國太空總署發表的。這個原點，他說我們的頭髮，假如我們的頭髮是這麼粗，這是好講話，把這根頭髮切斷，切斷它也是一個平面，這個平面就有直徑，直徑上可以排這個原點排一百億個。那是宇宙的原點，每一個原點爆炸就是現在的宇宙，這很像佛經上講的微塵裡頭有世界。

那我們想想，假如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宇宙，是一個原點爆炸的，我們想想，現在我們宇宙裡頭，這個裡頭有沒有原點？肯定有。有微塵，微塵裡頭又有宇宙，宇宙裡頭又有微塵，微塵裡頭又有宇宙，其小無內，永遠沒有止境。佛說，誰能入這個境界？普賢菩薩，明心見性才能契入這個境界。這個是心性的作用，這個作用是自然的，不是造作的，佛法裡面講法爾如是。法爾如是的意思，本來就是這樣子。所以心性不可量，心性所現的色相也不可量，心性所現的色相就是物質，心跟物是一不是二。我們學佛的人，大概《心經》常常念，諸位都在《心經》上念的是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那個色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物質，他講的

空就是我們講的體性。佛在經上講的心性跟物質是一不是二，色即是空，心性就是物質；空即是色，物質就是心性；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心性沒有兩樣，是一不是二。我們凡夫不了解事實真相，把它分成兩個，以為是兩個，這就在裡面產生錯覺、產生誤會。這個錯覺誤會，就誤導我們的觀念，誤導了我們的心性，就變成造業。所以，宇宙是和諧的。

你看連那些學生都問：和平能不能有希望？連現在學生對這個事情都關心，和平有沒有希望落實？所以我讓他們觀察身體。身體是許多不同器官組成的，器官是許多不同細胞組成的，細胞是許許多多不同原子、粒子組成的，用佛法講，許多微塵組成的。《金剛經》上講的「一合相」，合是組合；你們看它們組合成這個身體，身體每一個器官，每一個細胞，每一個微塵，用佛法講微塵，它有沒有衝突？它有沒有矛盾？它有沒有對立？沒有！從這個裡面我們看器官、分子到微塵，這身體是無量無邊，它們互相包容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愛，互助合作，你在這裡頭看清楚，你就開智慧。

然後想到一個身是這樣的，這個地球也是這樣的，這個太陽系也是這樣的，銀河系也是這樣的，整個宇宙是和諧的。和平怎麼會不可得？和平是正常現象，動亂是反常的現象。我們從這地方建立信心，正常現象是本有的，本有決定可以恢復；反常是本來沒有的，沒有一定可以能夠化解。你從這個地方生信心。這個地方建立信心，這是真的，你的信心不會被外面境界影響，你的信心不會改變，你的信心不會退失，從這個信心裡面生智慧。《金剛經》說得好，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」，智慧才能解決問題。

解決問題肯定先解決自己問題，所謂是自度而後才能度他，「自己未度而能度人，無有是處」，這佛在經上講的；你自己本身問題沒有解決，你想幫助別人解決問題，沒這個道理。一定要先度。

先度，佛在經上也常常教我們觀身，這是幫助我們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一個很好的方法。你細心觀察你自己的身心，你會開智慧。身心小宇宙，小宇宙跟外面大宇宙完全相同。它裡面的複雜，我們幾十年講經常常說，身心是小宇宙，世界是大宇宙，這裡面複雜的情形，平等平等。大宇宙不會比我們小宇宙多一個，小宇宙不會比大宇宙少一樣，你能夠冷靜細心觀察，真的會得定、會開慧。

契入這個境界，你要問有什麼好處？好處可大了，一切妄想分別執著放下了。真的能嗎？能。你要不相信，你看了凡先生。我常常教人念《了凡四訓》，了凡先生的命被孔先生算得那麼準，一、二十年當中，一點都不錯，他一點懷疑都沒有了，什麼妄念都不生，為什麼？打妄想沒有用處，真正叫一生皆是命，半點不由人。所以他心地清淨，一個妄念都沒有。跟雲谷禪師在禪堂坐了三天三夜，不起一個念頭。雲谷禪師看到這個樣子，一生當中難得見到這麼一個人，這不是凡人能做到的，所以就問他：你的功夫不錯，三天三夜不起一個妄念，你修什麼？了凡先生說：我命運被人算定，我起妄念也沒用，所以乾脆不起妄念。雲谷禪師就哈哈大笑：我以為你是聖人，你還是凡夫。

什麼是凡夫？雖然不起一念，墮在無明裡頭，就是說只有定沒有慧。這才詳細的盤問他，來教他，這人可以教。你懂得這個道理。所以我說了凡先生叫標準凡夫，他一生被命運拘束，不折不扣，不增不減，完全照著命運生活。他是個讀書人，年年要參加考試，考試的時候得第幾名，沒錯，孔先生給他算好了；一年你有多少收入，一點不差。你想多一點沒有，想少一點也沒有。這就是什麼？定數！孔先生給他算的是定數；雲谷禪師教他的是，定數之外還有變數。你要懂得，他不懂變數。

變數是什麼？就是你做的善惡，你行善，往好的那一方面變；



你作惡，往壞的這一面變；你作善作惡都不大，所以你變數就不大，那個命運還是滿準確的。如果是大善大惡，那個命就不準，大善是命中不好變好；大惡，命中很好，變壞。過去生中修的是大福報，做很多惡，他的命還不錯，那是什麼？他的命太好，造惡已經打了對折，對折還不錯。甚至於折很大的福報，十分的福報，現在已經折損只剩三分；三分還不錯，還比一般人強。他不曉得，我造罪業我還享福，不曉得是折扣下來的餘福。中國古人懂得。大福報，果報是帝王，他的福有三百年、有四百年，現在人有沒有這樣？有，他那個福報也有三、四百年的，可是怎麼樣？二、三十年就享盡，晚年沒有了，他所造的那些罪業，來世在三途地獄。三途地獄是事實真相，不是嚇唬人的，不是用這個來勸善。佛講的是事實真相，佛菩薩勸善是教育、是教學，是給你講理，是幫助你覺悟。覺悟是了解宇宙人生真相，你自自然然會改善你自己的環境。沒有福，修福；有福，福要增長，福慧都增長。

『見者』。見到你的人，聽到你心行、事業，對社會、對眾生有種種善行貢獻，人家聽到都稱揚你、都讚歎你。這個見者包括聞，見聞；這個見者也可以這樣說法，對你有認識的人。凡是對你有認識的人，你想想看，他會不會向你學習？肯定，他會向你學習。人家對你『稱歎』，就是對你肯定。你的思想正確，你的言行正確，你對社會、對眾生有貢獻，雖然沒有跟你見過面，已經接受你的感化。佛菩薩度化眾生，這是很重要的方式，我們應當學習。

所以真正幫助一切眾生，言教在其次，身教是第一。你真正能做到，你講的別人才會相信，才會聽。你自己沒有做到，你跟人家說，說的話心裡不踏實，為什麼？自己半信半疑，你講出話，人家聽了也半信半疑。所以從事於教學的同學們，我們發心將來弘法利生，首先要做的，我覺得不是學經教，是學修行，把自己所有一切

錯誤要把它修正過來。這裡頭最重要的是思想、見解、言行，這在佛法裡面就是戒律。持戒念佛，持戒學教，這就對了。好，現在時間到，我們這首偈就講到此地。